

十几年前我每到部队探亲，住处都离营房不远，经常听到起床号。后来我想，这大概就是为何在那个军人不那么时尚的年代，我却逆潮流而动，非要做军嫂的原因——在我听来，无论起床号、出操号还是熄灯号，都是世间最美的声音。每次号声响起，浑身的血液都会奇异悸动，那一刻，我会情不自禁地停止手中正在做的所有事情，凝神、屏息，让自己完全浸泡进去。那个声音虽不为我熟悉，却总是冥冥中给我一种昭示，我总认为，自己的人生将因这个声音而不同。

相对于琐碎而漫长的生活，我去部队探亲的时间毕竟少之又少。后来丈夫转业回到地方，渐渐地，几乎与军号绝缘。偶尔检视我的生活，我发现极少看电视的我，从不放过军事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渐渐地，我才明白，某种情结固然已在我的生命中沉潜，而内心深处对于某一个声音固执的期待，才是连我自己都不甚了了的人生常态。

去年我去了一些地方，有两个至今难忘。在武汉出差，第二天早晨尚在睡梦中，忽然一阵嘹亮的军号破窗而入，蒙眬中以为回到丈夫的部队。立即起身探出窗口，寻找这声音的来处，这才发现隔壁就是一所军校。尚在冬日，我把窗户全部打开，让军号一遍遍送到我的房间，顿时热泪盈眶……去年夏天，我在河北唐山采访新农村建设，那是玉田县的一个全国标杆村，每天早晨6时，他们都会准时播放村歌。村民们纷纷走出小区，在村歌中去食堂吃饭，去上班去晨练。几天后，当我习惯了村歌的定时响起，随着晨练的

人群汇入城市公园式的广场以及周围开满鲜花的街道时，我竟像等待军号一样在村歌声中迎接崭新的一天。我也相信，村歌之于村民，就如村边的加油站一样，为他们的每一天输入奔跑的能量。

已过中年又如何！电视剧《父母爱情》的最后，江亚菲和王海洋悄悄放入一个光碟，随之，一声清脆的军号破空而出，白发苍苍的江德福和安杰被这声音机灵一振，光阴摧弯了他们的腰背，但军号又扳直了它们：“是军号！”“起床号！出操号！”

曾读过一篇文章，一个刚刚毕业的小伙在城市打拼，因各种原因频繁地换着租房，终于换到了比较满意的房子，本以为可以结束奔波了，谁知第二天清晨，竟被一阵军号吵醒，原来一墙之隔是军营！他沮丧极了，决定再换！但苦有个刚接手的大项目难分出时间找房。奇妙的是，一个月后他上交的方案被上司激赏。此后，他对每天如约而来的军号声恋恋不舍了，其间他出差两三天，还因为少了那曾让他咬牙切齿的军号而极度不适。静下来，他开始感谢军号，让他每天闻“号”起舞，一改在大学时睡懒觉的积习。多年后当他事业有成，人生还算圆满，再回忆那段经历，军号依然新鲜刺激地留存于记忆中，给他的青春注入一种亢奋的燃料，一种源源不断的核动力，从此让他走上勤勉的人生路。

生命中有诸多标记，但不会全都非同寻常。有些东西，注定是存储于生命深处，成为一种精神符号、一种生命仪式，无关岁月，有关灵魂。它可能平时不会打扰你，但某个机缘到来，它会跳出来，给你的生命加注激情，助推你的人生之路走得铿锵、从容，走得不那么乏味。

生命中的标记

刘世芬

夜光杯

1962年9月7日，几辆满载着上海师范学院校毕业生的解放牌大卡车陆续驶出西藏驻青海省格尔木办事处，向西藏进发。最后一辆驶出的是一辆大客车。因为乘客是被进藏大部队的照顾下来的体弱、生病的同学，所以这辆车被叫做“病号车”。虽然是“病号”，但他们进藏的决心的，却异常地坚定。

比如王国基，在开拔前的体检时，被医生告知“血压过高，不能进藏！”医生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自格尔木起，海拔一路爬高，空气稀薄气候恶劣，你血压太高会有生命危险！”医生劝他留下来：“组织上会考虑给你就地分配工作的。”可王国基说：“不！我要进藏，绝不半途而废。”他的执着，深深地打动了医生。医生告诉他，如果执意进藏，就必须遵从医嘱：途中必须保持安静，不得说笑唱闹，甚至不得随意走动！

这位曾经的上海市少年宫舞蹈队队长，遵从医嘱，硬是抑制着活泼好动的天性，同车人欢歌笑语，自己却一路缄默，只是静静地观赏着西部边陲瑰丽的风光。那翱翔的鹰鹫、嬉闹的鼠兔、奔跑的

进藏“病号车”

张云龙

野驴、伫望的旱獭，一切的一切，都只能默默地收入眼底，埋在心里。每到一处兵站客栈，饭菜都是同学用饭盒打上车来。即使下车，也由同学搀扶缓行。日复一日半个多月，他以惊人的意志力，撑到了拉萨，适应了高原，然后又奔赴山南乡下。

我是徐汇少年足球队队长，也被划拨到了“病号车”上。从上海出发前，我刚做了阑尾手术，腹部的刀口还没有愈合好。在甘肃柳园登上敞篷大卡车后，一路颠簸，气候炎热，刀口发炎了，腹部由隐痛逐渐变成剧痛。该不会真的像同学的戏言那样：高原气压低，腹腔压力高，伤口迸裂开来吧！我用蝴蝶胶布粘牢伤口，再勒紧长长的绷带。但随着汽车的每一次颠簸，我咬着牙，使劲压紧伤口。但是，头上沁出的大滴汗珠，还是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于是就划到“病号车”了，还让李满诚同学陪伴照顾。一路上干爽的天气，使我炎症渐渐消失，刀口愈合了。



土石公路坑坑洼洼，有时我们被抛向车顶，有时让我们的额头在疲惫中磕在铁扶手上，青一块紫一块，满是疤。但更要命的是，我总是觉得饿得发慌。这或许是不停的颠簸，促进了肠胃蠕动，体能消耗过大？于是我和李满诚到食堂买了满满一口袋馒头，备着路上吃。

西部朔风很快抽干了馒头的水分，变得硬邦邦，嚼得腮帮子酸痛，即使这样也得一两个钟头啃它一只。随着海拔一路攀升，李满诚的食欲一路下滑。为了保持体能，我把奶糖全给了他，他把馒头都省给了我。

“病号车”在海拔

5300米的唐古拉山口抛了锚，不少同学高原反应强烈，有的头痛欲裂，有的恶心呕吐。而我居然可以追逐那些俏皮的鼠兔。

过了唐古拉山口，海拔下降了，汽车在高山草甸上疾驰。忽然我发现大路当中矗立着一尊“巨石”，环顾绿野，这“巨石”从何而来？正纳闷间，“巨石”竟呼呼扇展开达两米多的大翼拍上蓝天，盘旋着飘向远方，原来那是只大雕！我不由得想起晋代书法家卫夫人《笔阵图》“通衢见蹲踞”的名句，啊——大雕！

那年，“病号车”拉着我们这些充满理想、充满激情的青年人，平安顺利地抵达拉萨，像大雕那样，在雪域高原上展翅翱翔。

对他的评价，呈现两个极端：有人觉得他热情似火，有人却感觉他冷淡如冰。

觉得他很热情的，是基于亲身的感受。每次见到他，无论是特意拜访，还是街头偶遇，他总是热情友善，嘘寒问暖，相谈甚欢，让人心里暖暖的。偶因事求助于他，不管他有没有这个能力，事最终不能办成，他都必定当成自己的事一样，帮着出主意，想办法。他可不是个热情的人吗？

认为他很冷淡的，也是基于自己的感受。平时看到他，脸总是挂着，好像别人欠了他什么似的。对人对事，不温不火、不疾不徐，常常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倘有求于他，更是各种推诿、借口，总之就是不想为你你出一把力、流一点汗。他可不是个冷淡的人吗？

矛盾吗？矛盾。但我并不以为怪。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能量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做到随时随地都热情似火，真要是火的话，也必有燃尽熄灭的一刻。反倒是该火的时候火热一把，该冷的时候冷一冷，反而能维持得更长久些。

对人是这样。就算你古道热肠，也不可能对什么人都热心、热情。就算是亲人、朋友、同事或邻居，你的热情也应该是有度、有原则的。热情过度，反让人不适，甚而反感。

对事也是这样。我们这一辈子，能做的事、愿做的事、能做成的事，其实并不多。要把时间、精力和热情，集中投入到之于我们人生有兴趣、有意义的事情上，这一辈子才能有所斩获，而不至于在人生的尽头，怅然若失，悔不当初。

我有个邻居，是那种给人感觉很冷淡的人，在很多人的眼中，他冷漠孤傲，铁石心肠，没有人情味。但有一次，一个邻居家遇上难事，当别人都摇头叹息，手足无措时，只有他勇敢地站出来，为那位邻居家鞍前马后，筹资金，张罗人手，在邻居家最艰难的時刻，扶危济困，助他们渡过难关。那些日子，他像彻底换了一个人一样，仿佛体内积蓄的能量骤然迸发了出来。

我还认识一个人，平时做什么事都温温吞吞，提不起兴趣，没有激情。然而，有一天，他突然从单位辞职了，辞职竟是为了要去徒步走西藏。我们都以为他只是冲动，会像以往一样，不了了之。没想到，他用了大半年时间，硬是靠双脚，从青海湖沿青藏线走到了拉萨，又从拉萨往成都走完了川藏线。他做成了我们许多人一辈子不敢做也做不了的事。

人生是有限的，我们的热情也是有限的，很多时候，我们似乎是冷淡的，那不表示我们的体内不流淌着热血，也不表示我们对什么人、什么事都没有勇气、热心和激情，我们只是储蓄着，蓄攒着，以待需要的时候，为我们的人，为真正重要的事，付出我们最大的诚意和热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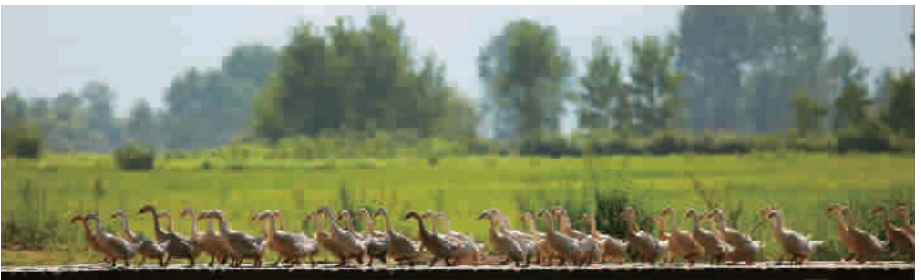
那样的热情，有限却炽烈，是火把，温暖、知心、闪耀，照亮我们的人生。

有限的热情

孙道荣

春江水暖鸭先知

陈静芳 摄



郅都是西汉时以严刑峻法闻名于世的大臣。他是山西省洪洞县人，最早在汉文帝时任郎官，即君主的侍从之官。至汉景帝刘启执政时，升为中郎将。郅都是个壮汉，有力气，威武勇敢，好独来独往。

一天，郅都随汉景帝去上林苑，刘启的宠妃贾姬也陪同在侧，行间，贾姬因内急了去山边的厕所，不料一头野猪窜了出来，也冲向厕所。汉景帝急了，用目光示意郅都，让他去救。郅都却不为所动，刘启欲亲自拿了武器去厕所，郅都立即跪下说：“陛下失去一个姬妾，还会有其他美人送入宫中，天下难道还缺少贾姬这样一位美人？陛下可以看轻自己，但一旦发生意外，大汉的江山与太后娘娘该怎么办？”汉景帝站着不动了，幸亏野猪后来又奔入丛林，贾姬为此很恨郅都，但窦太后闻讯，却十分看重郅都，赏他黄金五百两。

这是郅都在西汉政治舞台首次亮相。他做的第二件事便是奉命治理济南郡。济南郡在西汉时是个皇亲国戚、宗族大姓居住的地方，有头有脸的就有三百多家，如瞿氏家族，世代豪强，称霸地方很久，屡与官府作对。原来的济南太守只能眼睁睁看他们胡作非为，郅都一上任，立即下察民情，果断将从恶的首要分子及其家人一起抓了起来，有人来托情，有人来送礼，郅都一律拒之门外，法不容情。不过一年时间，济南郡居然太太平平，路不拾遗，当地大小官员都唯郅都马首是瞻。

郅都当上中郎将后，掌管京城的治安警卫，相当于御林军总头目，与权重位高的大官们有了接触，有人以为郅都会主动与诸侯、大臣搞好关系，可郅都却偏偏不，他坚持以法治之，有人劝郅都以委婉的方式处理人事关系，郅都说：“已倍亲而仕，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意思是说，我既然离开父母出来

做官，就要奉公守法，以身殉职，哪管得上妻子与儿女？当上丞相的周亚夫，是名臣周勃之子，又功劳显赫，汉景帝处理许多朝政大事，都要听听周亚夫的意见。但郅都见了周亚夫只作揖，不下跪，因他本身廉洁无欲，也不求与他人搞好关系。不过几年，旁人便暗中送了郅都一个绰号：“苍鹰”。意思是说郅都如一只凶猛尖刻之鹰，令人侧目而视。什么权势熏天的人物，只要被郅都的鹰眼发现有罪，立即如鹰一样快捷逮其归案，以严法治之。

汉景帝长子刘荣本是汉景帝立的太子，因其母亲栗姬失宠，被废为临江王。刘荣在公元前148年，因侵占宗庙地而修建宫室，被人告发，郅都毅然将其召到中尉府审问。

刘荣早知郅都处事严峻，法不容情，敢于向上问罪，便心生恐惧，请求郅都给他纸笔，他要亲自写信给父亲汉景帝认罪，郅都却不给他书写工具。在关押期间，窦太后侄儿窦婴买通狱吏，给刘荣送去纸和笔，刘荣向汉景帝写谢罪信后，怕郅都察觉严治，惊吓中在狱中自尽了。

窦太后最喜欢的便是长孙刘荣，为此深恨郅都用法严苛不肯宽容，便命汉景帝处置郅都，汉景帝只得将郅都罢官还乡，不多日，因雁门关匈奴来犯，又任命郅都为雁门关太守，准他独立处事。

匈奴也闻郅都为人严苛，便撤军远偶，并在军中操练，将郅都之形塑为木偶，命骑兵争相射之。匈奴兵也畏郅都之名，竟无人射中。匈奴头目大惧，便离间计，传言郅都要谋反，传得沸沸扬扬。

窦太后中计，立即下令将郅都抓捕，汉景帝以“郅都是忠臣”欲释放，窦太后曰：“临江王难道不是忠臣？”她因痛失爱孙，将郅都处死。“西汉之鹰”一死，匈奴则又犯雁门关。

郅都之鹰

米舒



七夕会

撒娇和“作”究竟有什么不同？这是我晚上睡前和孩子讨论的话题，以前睡前不是听英文，就是听故事，但这一年来，我更愿在睡前和她聊聊天。

和孩子聊天，虽然我们的思维方式不同，但经常会有不一样的收获，更重要的是，我也想启发她对自我的认知，让她在交流中学会陈述，在陈述中找到自己的答案。

我为什么要和孩子讨论撒娇和“作”这件事呢？我常常想要给孩子在童年建筑起更好的爱与被爱的基石，让她今后走过青春期，在茫茫人海中寻找亲密关系的时候，更了解自己，更了解自己的需求。

她很爱撒娇，于是我问她：“你觉得撒娇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受？”她的答案是爱。

确实如此。撒娇这种行为，只有在在你爱对方，而且你确信对方也爱你的前提下才会发生。

她常喜欢用脑袋蹭我，拱在我旁边要抱抱，因为她认为我觉得她可爱，这也是她表达亲昵的行为。但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这是孩子在“作”。“作”是撒娇的“递进级”，但很不一样。撒娇时，你的心里是爱，是亲昵的表达，但“作”的时候，你心里会有一些表达不出来的不舒服，而且觉得自己需要别人的爱，甚至是不顾及他人感受的，单方面的索取。

其实，我们对作的承受也是不一样的。不累的时候，我们会愿意耐心去疏导孩子的情绪，但累的时候，我们却会简单粗暴地喝止。不过，每次事情过去后，我总是喜欢和孩子聊一聊她前面的“作”。“作”的前提仍然是爱，“作”的对象一定是那个你非常依赖，也知道对方爱你的人，当你有负面情绪时，你会用对他（她）有攻击和否定的方式来表达，通俗一点说，就是横竖都不好，横竖都是对方的错。

那“作”过以后，情绪会好吗？有时候真的会，无论如何，将负面情绪表达出来，心理会舒服很多。但有时也不会，尤其在对方没有接纳，指出你的问题的时候，你会有不被爱、不被接纳的感受。

“作”不是好的表达，但是，是我们在建立亲密关系时都会遇到的过程。

可能你会在被喝止中觉得内心没有那么亲密，但更好的是，慢慢学会好好地表达出来，寻求安慰。

学会好好表达并不容易，尤其对孩子而言，可能要花上很久去学习，去反复操练，当然，孩子也可以保留他们的一点点“作”，因为我也知道，当孩子累了，不开心了，不能那么理性疏导自己的时候，真的是有这样的需要的。

孩子，也希望未来，有人可以像妈妈一样爱你，包容你。

健康